

# 从宰相孙偃郑氏鸳鸯墓志看唐末乱局\*

## The Chaotic Political Situation of Lat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Conjugal Grave of Grand Councilor Sun Wo and Lady Zheng

赵振华

Zhao Zhenhua

### 内容提要：

孙偃（844~919）出身望族，活跃于唐末梁初。其仕履亲历凸显了唐末僖宗、昭宗和哀帝时期朝纲废坠群雄竞起，各霸一方争夺帝位和朝廷要员外结藩帅热衷内斗的乱政、乱局与乱象。晚唐朝廷受制于跋扈强藩，天子失政，沉沦厄难，孙偃相昭宗仅年余。在各支割据势力中，占据凤翔进驻长安的岐王李茂贞所率强军权制朝廷，压迫昭宗俯首。双方角力中，宰相凡与藩帅勾结者，罢黜后可仗势官复原职。凡与之对立面者，都遭杀被黜。王室卑弱，孙偃生不逢时，难为明相。陡遭贬谪，仕途丕变，必然感慨人生。亡国前后，世家存废，必有隐忧之痛。在刀光剑影的权斗中无可奈何之际，避世入山投心释道追求长寿，静观时变以逍遥晚年。已知唐代墓志，咸通之后骤减，也从一个视角凸显了天下分裂干戈不息，百姓的丧葬礼仪也失其秩序的非常状况。

### 关键词：

孙偃 唐末乱局 墓志

### ABSTRACT:

Sun Wo (844-919) was born to a prestigious clan. He was active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618-907) towards the early Liang (907-923) of the Five Dynasties. His tenure in officialdom witnessed such political turmoil as the collapse and renouncement of court principles, the competitive rise of feudatory lords craving for the imperial throne, and factional disputes among key mandarins who actively conspired with outpost military generals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Xizong (873-888), Zhaozong (888-904), and Aidi (904-907) emperors. The late Tang court was tortured by aggressively strong feudatory powers; emperors' rule was severely challenged. Sun Wo served the Zhaozong reign as the grand councilor no more than two years. Among the warring princely regimes, Li Maozhen, the Prince of Qi, who had seized Fengxiang prefecture and stationed in Chang'an with his troops, was the most menacing political power to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revolting princes, grand councilors bear no easy existence. They were menaced by the latter. If they agreed to engage in the scheme with the feudatory lords, even if they were dismissed by the court they could resume office backed by the princely influence; but once refused to cooperate, they would wind up murdered or dismissed. The weak imperial family failed to keep Sun in office. He was defeated in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exiled. Later he chose to lead a recluse life by delving into the religious practice in the mountain for longevity. That the number of Tang dynasty tomb inscriptions dated later than the Xiantong reign (860-874) drops sharply reveals the funeral etiquette of ordinary people were not strictly observed during turbulent days.

### KEYWORDS:

Sun Wo, turmoil in late Tang dynasty, tomb inscription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12&ZD137）系列成果之一，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资助。



图1 唐丞相梁司空致仕贈司徒樂安孫公墓志銘（左為全圖，右為局部圖）

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是一家以展示古代墓志石刻与拓本为主题的民营博物馆，建立于2016年。馆长齐运通先生是国内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长于鉴赏与编著，为大家熟知。馆藏的100多件历代墓志中精品甚夥，他拟刊出一部研究本馆藏品的文集，保护文物，研究历史，以扩大影响。近来邀我考察其中的唐末宰相《孙偃墓志》及其妻《郑氏墓志》，并奉赠拓本，嘱为研究。

## 一 墓志原文

### 1.《孙偃墓志》〔图1〕

青石质，横长方形，高71.5、宽99、厚13.5厘米。楷书50行，行34字。原文如下：

唐丞相梁司空致仕贈司徒樂安孫公墓志銘并序 〕

凤翔四面行營都統、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判度支鹽鐵諸道轉運等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諱偃，字龍光，魏郡武水人也。故屬樂安，蓋齊大夫書之後。至晉長秋卿道恭，有子曰頤，避地河朔，後世居焉。頤五世孫、魏光祿大夫惠蔚，為本朝大儒。自時厥後，不隕其業。光祿玄孫之孫嘉之，開元年宋州司馬致仕，有子四人：逖、邁、邁、造。府君即邁之曾孫也。皇任右補闕、贈工部侍郎。祖起，皇任滑州白馬縣令、贈右仆射。父景商，皇任天平軍節度使，謚曰康。府君乃第五之嫡子也。統冠擢第，釋褐丞相府。僖宗□□□公，辟戶部巡官，首狀監察，太常博士，朱紱。自工部員外出

牧集郡，历比、勳二员外，刑、户、司封三正郎。太师崔公节镇许滑兼」领租庸，署为判官，奏御史中丞。时博野、奉天，久积嫌衅，密迹行在，动系安危。僖宗」召，以谏议大夫，将命和解，振儒服而冒白刃，同列皆相为战栗。曾未浹旬，竟排其难。又以」初平襄邸，将还旧都。两蜀交锋，贡输不入。始命大臣张洎自左绵告疾而回。中外金论，非」府君不可。皇帝临轩慰勉，面锡金紫。奔一车之命，践不测之地，夙驾载燧，复安二境。」济 大行山陵之用，昭宗郊天之费，皆 府君之力也。后为同人所譖，左迁黔巫。居」二年，拜秘少、太常少卿，再授大谏，宣抚南方数镇。时刘建锋宛陵败衄之后，因陷长沙。」府君自衡永奔程，躬往慰劳，建锋遵命，遂绝他图。通五岭之贡输，安一军之危骇。厥后，以」群情所属，付之于列校。楚王马殷，尊奖之道，朝廷至今赖焉。复命拜给事中，每一上疏，」迨引 国朝故事。及黄寇犯阙，蔡人跃扈，十五年乱之根本。繇是 宸衷注意，竟用为相。」明年，自户部侍郎转中书侍郎兼判户部。 府君大拜之后，自□□春，京畿微旱，每对扬」便殿，多軫圣虑。 府君引周文掩枯骨之义，请雪故宰臣李磻及归葬之日。其夕大雪，」是岁丰稔。当右辅拒命，大驾东巡。一夕，初幸渭桥，苍卒莫知。再诣及决 驻蹕之地，」乃自 府君首谋。旋即三贡封章，陈乞请罪，批答不允。曰：“街亭之败，罪由马谡。丞相引」过，朕乃愧焉。”寻又独谏 亲征，请为统帅。乃署夏州节使李思谏为副，领蕃汉步骑十数」万众，已压敌境，几成大功。时有朱朴者，自《毛诗》博士状委重任。近年以李丞相之大用，刘」紫微之抱麻，贬黜屡行，雷霆未息。三署虽极侧目，逾岁不敢措词。得以结构宦阁，密连」磐石，既侵正道，将固深根。 府君率首座徐公，同署论奏，议不比肩。 上旨未回，徐公」一状而退。 府君坚执三表，终罢剧权。凡所力定中外，再安兆人。不顾一时危亡，以全社」稷大计。复为邪佞所嫉，竟窜遐荒。 皇帝明年 谒庙霈泽，移归州刺史。 东迁之岁，」复资大仪，其秋转太常卿。 梁朝禅位，七诏急征。初以御史大夫迁刑部尚书，转右仆」射，坚卧不行，卒全素志。 府君忠孝之道，两不亏焉。咸通以 都尉叔舅秉权， 府君首」率诸弟兄，扶侍板舆，东避洛汭。及 于公南迁，瓜葛无有免者，独 府君昆仲，不挂纤」毫。时论喧然，莫不称誉。亲兄储，咸通十五年及第，七任丞郎尚书，三移重镇。是以季仲，同」时将相，朱紫相映，登朝籍者七人，鲜矣。自国初盛词科之后，手足迭升五榜者，又鲜矣。繇」是棣萼之盛，友爱之分，首出土族。 府君爰立之日，仲兄方任礼部尚书，三表推让， 恩」诏不许。府君初丁 先夫人之忧居丧，刺血写佛经，苦庐前乃产芝草，悉秘其事。 府」君自丁巳之后，二十年间，栖心云水，约钱朗少卿，为诗酒之友；约王屋僧遁照，为琴松之」友。或衣短褐，或泛扁舟，自匡庐远抵罗浮，出桂岭再之衡岳五老峰下，创无碍之居。仙洞」禅庵，无不游历，皆有题记。丞相登绝顶者，自元和中李泌先生， 府君继焉。 府君亦称方广居士，」方广寺者，罗汉旧居，车辙原至今存焉。 府君项受道箴于杜先生，尤精释氏，」少探玄理。有诗集一千余首，故丞相仆射崔公为序，每一言一咏，未尝不歌颂 唐德。超」悟了达，多与南方善知识语话，或形于问答，深尽性宗。丁丑岁，自南岳拜司空致仕。明年，」沿汉北归，遇蒲华之难，退于邓州西界。寝疾逾月，贞明五年岁在己卯三月七日薨于浙」川院避地，春秋七十有六。家人出其遗书，乃去年六月十二日真迹。曰：“久住劳人，吾欲他」去。” 府君自筮仕至悬车，



图2 唐丞相孙公燕国夫人荜阳郑氏墓志(左为全图,右为局部图)

扬历三十九任,而乃葆光用晦,体道安贞,直以全诚,未尝忤物。」勇于为善,不好立名。天祐之后,大臣全名节寿终者一人而已。前娶姑臧李氏,再郑氏,薨于长沙,汉衡护丧先归。长子溥,进士及第。次汉衡,娶郑氏,长孙璨,次孙翊,娶老舅女。汉衡其月十六日与璨扶护东归。四月廿四日,合祔燕国夫人,礼也。文公撰五代祖墓志云:「北据冈阜,南瞻城阙。」今卜真宅,永从先莹。小子号奉遗命,泣血而书:」

临难致君,慷慨忠烈;避贵养亲,昭彰孝节。辞荣乐道,冲□英哲;销磨奸邪,」见事明澈。远害全身,始终无缺;谷变陵迁,令问不灭。璨书。

## 2.《郑氏墓志》〔图2〕

青石质,方形,高48.5、宽49、厚14厘米。楷书26行,行27字。实有616字。原文如下:

唐丞相孙公燕国夫人荜阳郑氏墓志并序」

乐安公孙偃述」

荜阳氏得姓周室,燕代即分三祖,汝南次列七房,高良推北祖为先,鼎」盛让五房居上,簪纓焕耀,谱谍具焉。惟灵积德累庆,家法门风,可」以领袖儒流,龟镜雅道。偃与郑族,实为近亲。国夫人显考讳祐,」皇华州下邳县令。孝公路,即府君之叔祖也。孝公子澥,今为给」事中。偃与夕郎内大外,俱李氏姑臧房也。偃早慕华宗,夙敦」世戚,承家之重,事在修婚。所以义著和鸣,礼陈必敬。既绍苹蘩之德,」果谐秦晋之盟。爰自入币,赴期御翰成礼。作程

垂范，内言不出于闺中；」玉映冰清，外言不入于耳听。无亏妇节，敬事 伯姑，不惰女工，欢亲娣」  
 妯。是以上和下顺，六换岁华，共苦同甘。两经丧乱，偃寻自掖，」擢处钧衡，贵必随夫，赏延  
 于室。金泥钿轴，旋行石窞之封；凤阁鸾台，共」荷尧君之命。寻以蚌生薄德，败出无名，万里迁家，  
 二年负谤。义深举案，」唯聆以道勉怀；危若履冰，未尝形忧于色。必冀永延，福寿偕老，是期何」  
 图，疾疹骤生，奄忽斯遘。以乾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捐馆于长沙官舍。」呜呼，潘岳遗挂，著之悼  
 亡；庄生鼓盆，明于幻化。虽生死有命，修短定期。」奈琴瑟之调，今昔无比。但以中原艰梗，近  
 镇未宁，比就长沙，且从叔卜。」星霜已改，泉壤 未安，飘飘總帷，寂寂素器。每申哀恻，如裂  
 肝心。实廿」年以来，衣冠多难，归葬者稀。今则洛汭方安，道途无阻，便令 启护，径」议北归。  
 偃以 恩命初临，须之荆渚。 内华常婴悲瘵，复虑前路多」虞。遂令次子，三吴远护 灵輶，专  
 毕 营奉。即以光化三年岁在庚申」二月十四日，归于河南县杜郭村，礼也。 旗旒将启，卜日甫  
 临，既祔 」松阡，永 安窀穸，千秋万岁，用纪于石。铭曰： 」

愚为忠臣，君作孝妇；报 国无愧，成家有裕。琴瑟道深，」修短难喻；修虽分乖，短中事具。  
 共惜小雏，幸随归 祔； 」魂兮归来，永保封树。

门吏将仕郎前守右拾遗夏侯映书

## 二 孙偃家族世系

墓志所叙孙偃唐朝之前的世代贵胄，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sup>1</sup>的记载同。孙偃之父孙景商墓志叙其七子为备、侑、伉、俊、伾、俨、攸。前五子是夫人于氏所生，两小男应是妾所产。新表载孙景商七子为：备、储、伾、俭、偃、伉、侑，仅三名相同，异者必是改名。偃雁序第五，与墓志同。孙景商墓志的第五子“伾，仆寺进马”，显然不是第五子偃，以景商（793～856）亡故时，子偃（844～919）虚岁十三，是求学少年。仅孙偃次子汉衡及两孙璨、珣，可以补苴新表之未载。

近代以来，洛阳邙山出土了 20 多方乐安孙氏家族人物墓志，见于著录。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加以利用对新表作了辨析和补证<sup>2</sup>。

此以已知墓志为据，依逊、遁、遘、造四枝排序，分别列出志主世系，以便观览。

### 乐安孙氏家族人物墓志记载世系表

孙嘉之墓志（全唐文卷三一三），孙逊撰										
	孝敏	仲将	希庄	嘉之	逊					
					遁					
					遘					
					造					

1 《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949～2960页。

2 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三，《孙氏》，中华书局，1998年，第532～550页。

(续表)

孙管墓志 (洛阳卷 14 ~ 89, 汇编大中 163), 第十四侄孙纾撰, 新表无管。											
					逖	宿	公器	管			
孙简墓志 (洛阳卷 13 ~ 83, 续编宝历 010), 简第三子名残, 可能是说。											
	孝敏	仲将	希庄	嘉之	逖	宿	公器	简	景蒙		
									景章		
									□		
									景裕		
									纾		
									徽		
									綵		
									幼实		
									弘休		
							猷可				
孙说墓志 (拓本未见著录, 汇编残志 015), 第十九弟孙徽撰, 第二十五弟孙紫书。											
					逖	宿	公器	简	说	凝	
										骥儿	
										阿咸	
孙景裕墓志 (洛阳卷 14 ~ 145, 汇编咸通 084), 第二弟孙徽撰, 第五弟孙纲书。志主名据新表定。											
						宿	公器	简	景裕	炜	
										津儿	
										小津	
										圭奴	
										小圭	
										鼎奴	
孙幼实墓志 (洛阳卷 14 ~ 190, 汇编广明 006), 亲兄孙徽撰。											
						宿	公器	简	徽		
									幼实		
孙成墓志 (洛阳卷 12 ~ 112, 汇编贞元 026), 仲兄孙绛撰。											
	孝敏	仲将	希庄	嘉之	逖	绛					
						成	惟肖				
							保衡				
							微仲				
							审象				
孙成夫人卢氏墓志 (洛阳卷 12 ~ 194, 汇编永贞 006)											
						成	惟肖				
							保衡				
							微仲				

(续表)

							审象					
孙审象墓志（洛阳卷 13 ~ 177，汇编会昌 101），第卅三侄孙简撰。												
	孝敏			嘉之	逖	成	审象	尚复				
								胜				
								璩				
								黑儿				
孙视墓志（洛阳卷 12 ~ 24，汇编显圣 002）。志主名据新表定。												
				嘉之	逖	视						
孙璩墓志（洛阳卷 14 ~ 155，续编咸通 089）												
					逖							
					通	会	公义	璩	杲			
									二合			
									三合			
								璩				
孙公义墓志（洛阳卷 14 ~ 25，汇编大中 054）。												
				嘉之	通	会	公义	瑛				
								毅				
								璩				
								璩				
孙士桀夫人张氏墓志（洛阳卷 14 ~ 22，汇编大中 042），亲侄孙瑛撰。士桀之名据新表定。												
							士桀	嗣初				
								奭				
								克				
								瓚				
孙嗣初墓志（洛阳卷 14 ~ 123，汇编咸通 053）， 第三弟孙奭撰，第三男孙阿随书。墓志仕竭即新表士桀。												
					通	会	仕竭	嗣初	郑九			
									吴门			
									阿随			
									海客			
									回纥			
									群儿			
韦君妻孙婉墓志（13 ~ 1，汇编元和 039）												
			希庄	嘉之	遵	婉						
孙起墓志（拓本未见著录，汇编元和 058），第廿侄孙保衡撰。												
				嘉之	遵	起	非熊					
							汝砮					

(续表)

孙起夫人李氏墓志 (洛阳卷 13 ~ 166, 汇编贞元 073)											
						起	霸				
							景商				
孙起继夫人裴氏墓志 (洛阳卷 13 ~ 178, 汇编会昌 011)。公义次子穀撰											
						起	景商				
							向				
孙起第廿九女墓志 (洛阳卷 14 ~ 33, 汇编大中 065), 第卅四兄孙景商撰。											
				嘉之	遘	起	景商				
孙备墓志 (洛阳卷 13 ~ 172, 汇编会昌 004), 再从兄孙瑄撰。											
				嘉之	遘						
					遘						
					遘	起	景商	备			
								储			
								澥			
								伉			
								倚			
								铎			
								埴			
孙景商墓志 (洛阳卷 14 ~ 66, 汇编大中 120)。新表亦叙孙景商七子, 比较墓志仅三名相同。											
	孝敏			嘉之	遘	起	景商	备			
								侑			
								伉			
								俊			
								伾			
								俨			
								攸			
孙澥女墓志 (洛阳卷 14 ~ 169, 汇编咸通 117), 季父孙偃述。											
						起	景商	澥			
								偃			
孙偃墓志											
				嘉之	遘						
					遘						
					遘	起	景商	偃	溥		
									汉衡	璨	
										珩	
					造						
孙侗墓志 (洛阳卷 14 ~ 48, 汇编大中 092), 父孙向撰。											

(续表)

				嘉之	遭	起	景商				
							向	荆			
								俐			
孙婴墓志（洛阳卷 12 ~ 170，汇编贞元 113），第廿侄孙保衡撰。											
	孝敏	仲将	希庄	嘉之	造	婴	集庆				
孙婴次女墓志（洛阳卷 12 ~ 171，汇编贞元 114），再从兄孙保衡撰。											
					造	婴					

（说明：表中志主姓名后的小括号内，前半是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所载墓志拓本的册数和页码；后半是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和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所载墓志录文的年号序号。）

乐安孙氏自盛唐时期的宋州司马孙嘉之育四子之后，由四世单传家族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不但人丁兴旺，而且以孙逖为首的男儿们考取功名，跻身仕途，成为知名之士。缙绅名族，践历素高。孙氏家族逐渐形成了文儒兼修、孝悌传家的良好家风<sup>1</sup>，延续于晚唐。景商七子身体力行，及第入仕，偃以宰辅之尊，尤耀门庭。

### 三 孙偃生平

孙偃（844 ~ 919）出身望族，活跃于唐末梁初。其仕履亲历凸显了唐末僖宗、昭宗和哀帝时期朝纲废坠群雄竞起，各霸一方争夺帝位和朝廷要员外结藩帅热衷内斗的乱政、乱局与乱象。

#### 1. 状元及第 诸部正郎

墓志叙孙偃“统冠擢第，释褐丞相府”。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牛峤》曰：“峤，字延峰，陇西人，宰相僧孺之后。博学有文，以歌诗著名。乾符五年孙偃榜第四人进士”。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对孙偃登第的情况有详细校笺，此移录于后以便观览：

按《记事》《郡斋》均记峤乾符五年（878）登进士第，然皆不记其年状元及峤之名次。《才子传》记是年状元是孙偃，殊是。考《唐摭言》卷八《梦》条云：“孙龙光偃，崔澹下状元及第。”又孙棨《北里志·郑举举》条亦记：“孙龙光为状元（名偃……为状元在乾符五年）。”又据《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乾符四年（877）九月载：“以中书舍人崔澹权知贡举。”崔澹既于是年秋任命掌贡举，则其下进士之及第只能在乾符五年。峤与偃同榜，则其登第亦在是年。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全唐诗》、李调元《全五代诗》卷四〇峤小传亦均记其乾符五年及第，是<sup>2</sup>。

僖宗乾符五年，孙偃三十五岁，对于“五十新进士”而言，尚属年富力强。经过守选待仕，首次做官是在丞相府担任微职。又任职户部、御史台和太常寺为七八品小官。自工部员外郎（六品）外放州郡为刺史，

<sup>1</sup> 张卫东、陈翔：《唐代文儒孙逖家族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154~161页。

<sup>2</sup>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牛峤》，中华书局，1987年，第86页。

返京历尚书比部、司勋员外郎，刑部、户部、司封三正郎。正郎为正员郎之简称，与员外郎相对而言，即郎中（正五品上）。

墓志的“统冠”，词义不明，也许是男子三十五岁的称谓。前引《孙灏长女墓志》（咸通十五年），为“季父进士偃述”，是应进士举未第之谓，时年三一。

## 2. 扈驾僖宗 稳定乱军

孙偃阅历丰富，墓志列举其仕履要点云：“太师崔公节镇许滑兼领租庸，署为判官，奏御史中丞。”崔公即崔安潜<sup>1</sup>，孙偃为其幕僚，时在中和元年（881）六月黄巢乱军陷长安，銮舆播越之后<sup>2</sup>。百姓奔散，天下汹汹。

此前的广明元年（880）十一月，“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sup>3</sup>。当时僖宗以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十二月辛巳，黄巢军急攻潼关，次日破之。“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非常时期配给不公的内部矛盾居然导致官军反戈为乱。第四日甲申，僖宗仓皇逃出长安：“（田）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第十七日“丁酉，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sup>4</sup>墓志记载：“时博野、奉天，久积嫌衅，密迹行在，动系安危。僖宗召，以谏议大夫，将命和解，振儒服而冒白刃，同列皆相为战栗。曾未浹旬，竟排其难。”是说博野、奉天两军与朝廷结怨长久而倒戈，却贴近天子巡行所到之地，两军倘有异动，威胁皇帝安全。僖宗以孙偃为谏议大夫，遣其赴军队，文官毫无恐惧，妥善解决了上层之间的矛盾，不足十天，排难解纷，稳定部伍，为朝廷南巡获取暂时的内部稳定。当时博野军驻扎在奉天和凤翔<sup>5</sup>，守卫京西，一度归凤翔节度使郑畋领导。奉军由齐克俭统帅<sup>6</sup>。

## 3. 为主解难 昭宗拜相

墓志云：“又以初平襄邸，将还旧都。两蜀交锋，贡输不入。始命大臣张洎自左绵告疾而回。中外僉论，非府君不可。皇帝临轩慰勉，面锡金紫。奔一车之命，践不测之地，夙驾载燧，复安二境。济太行山陵之用，昭宗郊天之费，皆府君之力也。”“襄邸”谓宗室嗣襄王李煜，两唐书有传<sup>7</sup>。光启二年三月，僖宗幸兴元。五月，邠宁节度使朱玫等拥立李煜监国为帝，改元建贞，建置百官。不久朱玫被杀，十二月，李煜出逃河中，为节度使王重荣所杀，献馘行在。僖宗复位，绝其属籍，葬以庶人礼。“两蜀交锋”说的是昭宗大顺二年（891），

1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安潜传》：“大中三年，登进士第。咸通中，累历清显，出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乾符中，迁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等使。黄巢之乱，从僖宗幸蜀。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奏安潜为副。收复两京，以功累加至检校侍中……卒，赠太师，谥曰贞孝。”中华书局，1975年，第4580、4581页。

2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僖宗避地西蜀途中，（中和元年七月）以侍中王铎检校太尉、中书令，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处置，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以太子太保崔安潜为副。”第711页。《新唐书》卷一八五，《王铎传》亦云：“乃以检校司徒、中书令为义成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判延资、户部、租庸等使。于是表崔安潜自副。”第5407页。

3 《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第5392页。

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9、8240、8243页。

5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贞传》：“唐乾符中，镇州有博野军，宿卫京师，屯于奉天……黄巢犯阙，博野军留于凤翔。”中华书局，1976年，第1737页。

6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三月“奉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西京”。中和二年五月“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十二月）加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并同平章事”。第8249、8283页。

7 《旧唐书》卷一七五，《李煜传》，第4547页。《新唐书》卷八二，《李煜传》，第3620页。

王建<sup>1</sup>为攻取西川管内八州与成都,和陈敬瑄<sup>2</sup>累年斗死最终取胜的故事。“贡输不入”是当时实况。僖宗幸蜀,成为傀儡,王业荡然,郡将自擅,天下大乱。光启元年(885)三月至京师,常赋殆绝<sup>3</sup>。大臣张洎难讨贡赋,自绵阳告疾而返。僖宗驾崩,昭宗听取众人建议,御前殿慰问勉励孙偃,赐予金鱼袋及紫衣,命其面见王建,索要两川税赋。于是圆满解决了丧葬僖宗<sup>4</sup>和昭宗祭天南郊的不小开销。

墓志说,因遭同僚谗毁,降官于黔巫,离开长安。待了两年,回到京城,授官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再授谏议大夫(均从四品上),为南方数镇宣抚使。“时刘建锋宛陵败衄之后,因陷长沙。府君自衡永奔程,躬往慰劳,建锋遵命,遂绝他图。通五岭之贡输,安一军之危骇。”刘建锋《新唐书》有传<sup>5</sup>,本是以蔡州为基地的藩帅秦宗权麾下战将,为忠武军龙骧指挥使。后结友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sup>6</sup>,领军共进退。大顺二年春,孙儒引全军进军宣歙军府宣州(宛陵)以灭杨行密。景福元年(892)二月,围宣州而屡败。四月,粮道阻断。六月,孙儒身染疟疾,派刘建锋、马殷分兵劫掠邻近诸县以求食。杨行密纵兵击溃孙儒而杀之。刘、马收余众七千,南走洪州,扩大队伍<sup>7</sup>。乾宁元年(894)五月,刘建锋设巧计夺取潭州(长沙),杀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sup>8</sup>,据有长沙站稳脚跟后,自称湖南节度使<sup>9</sup>。昭宗即委派宣抚使孙偃自永州、衡州北趋长沙,传达皇帝命令并安抚军民、处置事宜。以拉拢地方听命朝廷,刘建锋十分顺从。墓志的“厥后,以群情所属,付之于列校。楚王马殷,尊奖之道,朝廷至今赖焉”。委婉地简述了乾宁三年“四月壬午朔,湖南军乱,杀其帅刘建锋,三军立其部将权知邵州刺史马殷为兵马留后”<sup>10</sup>的故事。皇帝尊重奖拔马殷为湖南节度使,拉拢其与朝廷一心。后梁贞明中,累官至守太师、兼中书令,封楚王<sup>11</sup>。

墓志云:“复命拜给事中,每一上疏,迨引国朝故事。及黄寇犯阙,蔡人跃扈,十五年乱之根本。繇是宸衷注意,竟用为相。明年,自户部侍郎转中书侍郎兼判户部。”“蔡人”是晚唐时期以秦宗权为首的蔡州地区军阀和士兵的统称。与其旧部孙儒、刘建锋、马殷等四处侵略荼毒,百姓为表达深怨大恨而恶称之为“蔡贼”<sup>12</sup>。以残暴著称,兵火之余,东西千里,扫刮除尽。文献往往以“蔡贼秦宗权”“蔡贼孙儒”等词句宣示仇恨。黄巢祸乱(875~884)十年,秦宗权祸乱(880~889)亦十年,合两乱则首尾十五年矣。规模大,时间长,为害烈,以颠覆朝廷取而代之为根本。孙偃之奏章善于举例论述,分析时事,见解透辟,深简帝心而最终举为宰相。第二年,即大顺元年<sup>13</sup>,孙偃自户部侍郎(正四品下)转中书侍郎(正三品)兼判户部。

1 《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建传》,第1815页。

2 《新唐书》卷二二四下,《陈敬瑄传》,第6406页。

3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元年闰月“是时藩镇各专租税,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第8321页。

4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文德元年三月癸卯“崩于武德殿,圣寿二十七,群臣上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其年十二月,葬于靖陵”。第730页。

5 《新唐书》卷一九〇,《刘建锋传》,第5481页。

6 《新唐书》卷一八八,《孙儒传》,第5466页。

7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第8426、8429、8430页。

8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第8454页。

9 《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第751页。

10 《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第758页。

11 《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马殷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756页。《新五代史》卷六六,《马殷传》,第821页。

12 《新唐书》卷一九〇,《刘建锋传》:“(马)殷与建锋同里人,凡宗权党散为盗者,皆以酷烈相矜,时通名‘蔡贼’云。”第5482页。

13 龙纪元年(889),朱全忠槛送秦宗权于京师,昭宗受俘,将其斩首。第二年,即大顺元年。

#### 4. 抵制军阀 昭雪李磻

墓志云：“府君大拜之后，自□□春，京畿微旱，每对扬便殿，多轸圣虑。府君引周文掩枯骨之义，请雪故宰臣李磻及归葬之日。其夕大雪，是岁丰稔。”“大拜”指乾宁二年十月孙偓拜相<sup>1</sup>。孙偓以周文王泽及枯骨天下归心的故事，恳请朝廷昭雪李磻并将遗体运回故乡埋葬。进士李磻，以藏书著闻，为一代名士。“乾宁元年，进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昭纬素疾磻，讽刘崇鲁掠其麻哭之，言：‘磻怀奸，与中人杨复恭昵款，其弟为时溥所杀，不可相天子。’翌日，下迁太子少傅。磻乃自言为崇鲁诬污，书十一上不止。初，崇鲁父坐受贼，仰药死，故磻以丑语及之，议者讥其非大臣体。昭宗素所器遇，决意复用之，而李茂贞等上言深诋其非，帝不获已，又罢为太子少师。于是茂贞及王行瑜、韩建拥兵阙下，列磻罪，杀之于都亭驿。行瑜诛，有诏复官爵，赠司徒，谥曰文。”<sup>2</sup>。《旧唐书·昭宗纪》亦叙此事云：乾宁二年“五月丁巳朔。甲子，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等各率精甲数千人入觐，京师大恐，人皆亡窜，吏不能止。昭宗御安福门以俟之，三帅既至，拜舞楼下，昭宗临轩自谕之曰：‘卿等藩侯，宜存臣节，称兵入朝，不由奏请，意在何也？’茂贞、行瑜汗流浹背，不能对，唯韩建陈叙入觐之由。上并召升楼，赐之卮酒，宴之于同文殿。茂贞、行瑜极言南北司相倾，深蠹时政，请诛其太甚者。乃贬宰相韦昭度、李磻，寻杀之于都亭驿，杀内官数人而去。王行瑜留弟行约，茂贞留假子阎圭，各以兵二千人宿卫。时三帅同谋废昭宗立吉王，闻太原起军乃止，留兵宿卫而还。”<sup>3</sup>时局沦落到国臣的去留生死，甚至皇帝的废立，皆由强势藩帅主导的地步。

《旧唐书·昭宗纪》云：乾宁二年十月“丁亥，制赦系囚，其节文曰：‘其有任崇柱石，位重台衡，或委以军权，或参诸宥密。竟因连谤，终至祸名，郁我好生，嗟乎强死。应大顺已来，有非罪而加削夺者，并复官资。其杜让能、西门君遂、李周潼已下，并与昭雪，还其爵秩。韦昭度顷处台司，每伸相业，王行瑜求尚书令，独能抑之，致于沉冤，谅由此事。李磻文章宏贍，迥出辈流，竟以朋党之间，挤于死地，凡在有识，孰不咨嗟。宜并与昭洗，仍复官爵。’又敕：太子宾客崔昭纬责授梧州司马，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贬崖州司户。”<sup>4</sup>看来这件朝廷颁布的洗冤诏书的内容必是孙偓的主张。李磻含冤被杀之后五个月，由新任宰相主持公道，为之昭雪并归葬老家，也使昭宗的忧念释怀。本年冬至来春，国都辖区比较干旱，平反诸遇害大臣之义举，竟以天雪岁稔为验。

#### 5. 岐军犯京 征讨未成

乾宁以后，帝室益加衰微。占据凤翔的岐王李茂贞、太原的晋王李克用、开封的梁王朱全忠，激烈争夺关中，控制朝廷，战事频仍。墓志云：“当右辅拒命，大驾东巡。一夕，初幸渭桥，苍卒莫知。再诣及决驻蹕之地，乃自府君首谋。”右辅指京西之地，以重镇奉天、凤翔为屏障。所谓“拒命”者即李茂贞，长期蛮横干涉朝政，景福二年的矛盾冲突激烈，昭宗不堪坐视陵夷，“决讨茂贞”，王师败绩。“制复以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于是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陇秦等十五州之地”<sup>5</sup>。昭宗屡受其兴兵威胁与言语辱汗，

1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二年十月：“以京兆尹武邑孙偓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第8477页。

2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磻传》，第4746页。

3 《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第753页。

4 《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第756、757页。

5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第8450页。

怒火中烧却只能一味迁就曲从。

前已述及，乾宁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贞、韩建有称兵犯阙贼害大臣之辜。三年七月，李茂贞再次进逼京师，昭宗出逃。“壬辰，上出至渭北……丙申，至华州，以府署为行宫……茂贞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sup>1</sup>。昭宗东幸头一天，晚上到达城北渭桥，匆促慌张，都由孙偃最先谋划确定停留暂住之处。临乱不慌，理事沉稳，朝廷有了依靠。

墓志云：“寻又独谏亲征，请为统帅。乃署夏州节使李思谏为副，领蕃汉步骑十数万众，已压敌境，几成大功。”驻蹕华州的昭宗，忧愤不已，欲结集军队亲征李茂贞，重返长安。孙偃请为统帅出征，自负重任。《新五代史·李茂贞传》云：“茂贞遂犯京师，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桥，军溃，昭宗出居于华州。遣宰相孙偃以兵讨茂贞，韩建为茂贞请，乃已。”<sup>2</sup>时在乾宁三年九月<sup>3</sup>。

## 6. 维护朝廷 仗义执言

墓志云：“时有朱朴者，自《毛诗》博士状委重任。近年以李丞相之大用，刘紫微之抱麻，贬黜屡行，雷霆未息。三署虽极侧目，逾岁不敢措词。”朱朴、李磻拜相之后不久即遭敌对势力反扑而罢，以致再受贬谪，牵涉朝廷内外不同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生死斗争，也为孙偃的失势下台作雷同的铺垫。

乾宁三年七月丙午，“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毛诗》博士襄阳朱朴，才如谢安，道士许岩士亦荐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征矣。’赐以金帛，并赐何迎。”七月甲寅“上愤天下之乱，思得奇杰之士不次用之。国子博士朱朴自言：‘得为宰相，月余可致太平。’上以为然。乙丑，以朴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朴为人庸鄙迂僻，无它长。制出，中外大惊”<sup>4</sup>。于半年后罢政。

那个在朝廷吏部官员宣读制书时扰乱秩序掠抱白麻纸写的任命书，蓄意开罪李磻的刘紫微，即知制诰刘崇鲁<sup>5</sup>。宰相崔昭纬恐李磻为相分己权利，蓄意使刘崇鲁出面阻挠。这个起草制书的中级文官在背后势力策划下，居然做出抢夺颁布制书中止宣读而取消任命的恶行，亦是朝廷权威衰落之象。朱、李的连受贬谪，并非圣上本意而使之心情暴怒。制书的起草、审核、颁发衙署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署）虽然畏惧（李茂贞、韩建等），但是过了一年不敢选择词句（制作贬黜孙偃的制书），有邪不压正的寓意。

墓志云：“得以结构宦阍，密连盘石，既侵正道，将固深根。府君率首座徐公，同署论奏，议不比肩。上旨未回，徐公一状而退。府君坚执三表，终罢剧权。”徐公即宰相徐彦若，两唐书有传<sup>6</sup>。首句说的是华州节度使韩建内结宦官刘季述，取消朝廷卫军<sup>7</sup>，控制昭宗的故事<sup>8</sup>。第二句说的是奸相崔胤外交藩镇强臣朱全忠，

1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第 8490、8491 页。

2 《新五代史》卷四〇，《李茂贞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431 页。

3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三年九月“己亥，以朱朴兼判户部，凡军旅财赋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孙偃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又以前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副都统……冬，十月，壬子，加孙偃行营节度、招讨、处置等使。丁巳，以韩建权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贞上表请罪，愿得自新，仍献助修宫室钱；韩建复佐佑之，竟不出师”。第 8494、8495 页。

4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第 8491～8493 页。

5 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舍人为紫微舍人，掌制诰。

6 《旧唐书》卷一七九，《徐彦若传》，第 4666 页。《新唐书》卷一一三，《徐彦若传》，第 4192 页。

7 《旧五代史》卷一五，《韩建传》：“四年二月，有谮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谋杀建，建囚八王于别宅，放散随驾殿后军二万人，杀捧日都头李筠。自是天子益微，宿卫之士尽矣。”第 204 页。

8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三年七月：“宰相畏韩建，不敢专决政事。八月，丙辰，诏建关议朝政；建上表固辞，乃止。韩建移檄诸道，令共输粮诣行在。”第 8492 页。

弄权朝中的故事<sup>1</sup>。奸人背弃准则,成为根基深固的团伙。孙偓劝导宰相徐彦若,同时署名上奏论述自己意见,商议两人不要并列,各自为战。君上的意旨没有回复,徐彦若上呈一文而退为大明宫留守<sup>2</sup>,是韩建捣鬼。孙偓坚持三上奏章,最终被解除相权。乾宁四年正月罢孙偓为凤翔四面行营节度使<sup>3</sup>。二月,孙偓罢守本官<sup>4</sup>。接着墓志叙其“凡所力定中外,再安兆人。不顾一时危亡,以全社稷大计。复为邪佞所嫉,竟窜遐荒。”即乾宁四年八月,在对立面操控下,贬孙偓为南州司马<sup>5</sup>。

墓志云:“皇帝明年谒庙霏泽,移归州刺史。东迁之岁,复资大仪,其秋转太常卿。”昭宗于乾宁五年八月,车驾回长安,改元光化<sup>6</sup>。王室衰微,昭宗被迫出幸华州二年余,回京后例须谒告于祖庙。“霏泽”特指对罪犯的恩赦,移孙偓为归州刺史。“东迁之岁”即天祐元年(904)正月,孤弱天子为朱全忠裹挟,车驾发长安,四月入洛阳宫。再授孙偓礼部尚书(大仪),当年秋转太常卿。

### 7. 唐亡梁立 回顾往事

关于昭宗被弑,哀帝于天祐四年三月禅帝位于朱全忠(朱温、朱晃),唐亡。四月,朱氏即位,国号大梁,庙号太祖。这一非常时期孙偓的言行,墓志不载。而是直接说,后梁立国,连下七道诏书紧急征召,太祖授前朝老臣以高官。孙偓坚卧不行,成全个人平素忠耿大唐不做贰臣的志愿,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

墓志追述以往经历云:“咸通以都尉叔舅秉权,府君首率诸弟兄,扶持板舆,东避洛纳。及于公南迁,瓜葛无有免者,独府君昆仲,不挂纤毫。时论喧然,莫不称誉。”“叔舅”说的是孙偓母亲之弟驸马都尉于琮。孙景商墓志云:“夫人河南于氏,颍川县君,宣歙观察使敖之女,淑哲称于家。”于敖,两唐书有传,簪缨子弟,以家世文史盛名,官至工部侍郎,于琮为其第四子<sup>7</sup>。宣宗朝为驸马都尉<sup>8</sup>,懿宗咸通八年为宰相<sup>9</sup>。僖宗广明元年南幸兴元,黄巢占领长安后,与群臣同时遇害<sup>10</sup>。故事血腥惨烈,孙偓兄弟以及早陪侍长辈返回洛阳而免难。

墓志继续追述往事云:“亲兄储,咸通十五年及第,七任丞郎尚书,三移重镇。是以季仲,同时将相,朱紫相映,登朝籍者七人,鲜矣。自国初盛词科之后,手足迭升五榜者,又鲜矣。繇是棣萼之盛,友爱之分,首出土族。”以二兄孙储<sup>11</sup>为榜样,热情讴歌典型士族兄弟七人自律上进词科中第同朝为官的优秀家庭,世所

1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胤传》:“(乾宁)三年,李茂贞犯京师,扈昭宗幸华州。帝复雪杜让能、韦昭度、李璣之枉,惩昭纬之前愆,罢胤政事,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时朱全忠方霸于关东,胤密致书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离辅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复召拜平章事。胤既获汴州之援,颇弄威权。恨徐彦若、王抟发昭纬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彦为南海节度。又遣王抟结交赦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论之。”第4583页。

2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三年七月:李茂贞进逼京师,昭宗听取韩建建议,驻蹕华州。“以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京畿安抚制置等使。”第8492页。

3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乾宁四年正月“己亥,罢孙偓凤翔四面行营节度使,以副都统李思谏为宁塞节度使”。第8500页。

4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乾宁四年二月“乙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偓罢守本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罢为秘书监。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议沸腾。太子詹事马道殷以天文,将作监许岩士以医得幸于上,韩建诬二人以罪而杀之,且言偓、朴与二人交通,故罢相”。第8502页。

5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乾宁四年八月“贬礼部尚书孙偓为南州司马。秘书监朱朴先贬夔州司马,再贬郴州司户”。第8507页。

6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昭宗光化元年(898)八月“己未,车驾发华州。壬戌,至长安。甲子,赦天下,改元”。第8507页。

7 《旧唐书》卷一四九,《于敖传》,第4009页。《新唐书》卷一〇四,《于敖传》,第4009页。

8 《旧唐书》卷一四九,《于琮传》:“大中朝……尚广德公主,拜驸马都尉。”第4010页。

9 《新唐书》卷九,《懿宗纪》:咸通八年七月“甲子,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于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260页。

10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广明元年十二月“丁酉,次兴元。庚子,广德公主、豆卢瑑、崔沆、尚书左仆射刘邰、右仆射于琮、太子少师裴谏、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死于黄巢”。第271页。

11 《新唐书》卷一八三:“(孙偓)兄储,历天雄节度使,终兵部尚书。”第5386页。

罕匹。新表载孙景商七子名字与结衔云：“备字礼用，直弘文馆、蓝田尉。储字文府，京兆尹、乐安郡侯。伾，兴元少尹。俭字德府，昭义判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偃字龙光，相昭宗。伉，春秋博士。侑字文节，集贤院直学士、司勋郎中。”<sup>1</sup>所言不虚，诚为实况。

墓志的“府君爰立之日，仲兄方任礼部尚书，三表推让，恩诏不许”，是说孙偃拜相时，以兄储方为六部大员，屡次上表辞官，不被允许。展示孙偃的谦逊态度和高尚品格。墓志续说他在母亲亡故后弃官返里主持丧事守孝三年。期间静心守志，发愿刺血写经。这位虔诚的佛教居士，亲丧中所居之室前竟然长出瑞草灵芝。

## 8. 寄情山水 投心释道

丁巳年（乾宁四年），孙偃五十四岁，贬为南州司马。此后至其病亡的二十余年间，不以仕宦为意，往寄情山水，投心释道。“约钱朗少卿，为诗酒之友；约王屋僧遁熙，为琴松之友。”钱朗，唐代五经登科，累历世宦，文宗朝为南安都副使，后为光禄卿。归隐庐山，驻泊钱塘为高道。活到五代，世寿一百七十，是位长寿真人<sup>2</sup>。这位被古人奉为仙的传奇人物，文献记载甚少。退位宰相孙偃以真人为友，饮酒赋诗，增加了人们对高道世俗人生的可信度。交友王屋山僧，显然宿彼山寺而鼓琴松下。墓志说他时而褪去官袍着粗布短衣如百姓，时而乘着小船，从庐山远达罗浮山，饱览两岸美景，遍观高山巨壑。由桂岭出发再到南岳衡山五老峰下，创建无碍居<sup>3</sup>，通达自在，为修炼处。各处的仙洞禅庵，无不游历，并留下石刻题记，不弃文士习气。

墓志云：“丞相登绝顶者，自元和中李泌先生，府君继焉。”李泌（722～789），两唐书有传<sup>4</sup>。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贞元三年拜相，五年卒于任上。所谓宪宗“元和中”，先生早已登遐，显系误记。李泌入相时，奸相、宦官专权，许多受皇帝信任又有才能的官员遭杨国忠等迫害贬官或被杀。李泌奉行道家居功不做功成身退的至理，常借修道求仙之名辞官隐居化解危机，进退自如。曾隐居衡岳，绝粒栖神。墓志将孙偃与李泌并肩，实有攀附唐朝中期著名道家学者的意味。方广寺位于衡山莲花峰中央花蕊之上，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据说为五百罗汉所居，普度众生，唐末后梁还有车辙原的痕迹和传说。孙偃自称“方广居士”，以隐居深山古寺为荣。

墓志云：“府君项受道策于杜先生，尤精释氏，少探玄理。”道释双修。道策是道教的符策，凡入道者必受策<sup>5</sup>。孙偃受策事载《北梦琐言·孙偃相通简》：“唐相国孙公偃，宽裕通简，不事矫异，常语于亲友曰：‘凡人许己，务在得中。但士行无亏，不必太苦。以我之长，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浊，幸勿为之。’后谪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怀戚戚。每对客座，而厮仆辈纷诟殴曳，仆于面前。相国凝然似无所睹，谓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挠矣。’其性度皆此类也。相国曾乘轺至蜀，诣杜光庭先生受策，乃曰：‘尝遇至人，话及时事，每有高栖之约。’尔后虽登台辅，竟出官于南岳，有诗《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国信难遇，楚乡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师举效浮丘。他日相逢处，多应在十洲。’唐末朝达罹谷水、白马驿之祸，

1 《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第2959～2961页。

2 [唐]沈汾：《续仙传》卷中，《四库全书》，第10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7年，第606页。

3 墓志“创无碍之居”，碍无石旁。此字见登封市刘碑村的北齐《刘碑造像铭》，有“化流无碍”和“真化无碍”句，两碍均无石旁。

4 《旧唐书》卷一三〇，《李泌传》，第3620页。《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第4631页。

5 《隋书》卷三五，《经籍四》：“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策》，次受《三洞策》，次受《洞玄策》，次受《上清策》。策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费金环一，并诸赞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赞，以策授之，仍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策，缄而佩之。”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2页。

唯相国获免焉。”<sup>1</sup>心怀淡泊坦荡，放下物喜己悲，表达了故相与世无争的豁达胸襟和逢凶化吉的十分幸运。

墓志云：“有诗集一千余首，故丞相仆射崔公为序，每一言一咏，未尝不歌颂唐德。超悟了达，多与南方善知识语话，或形于问答，深尽性宗。”昭宗朝，“丞相仆射崔公”有三。一是迫害李璣的崔昭纬<sup>2</sup>，一是勾结藩帅的崔胤<sup>3</sup>，与孙偓为政敌而难有文学交集。另一位是“衣冠有望者”崔远<sup>4</sup>，其人“有文而风致整峻，世慕其为，目曰‘钉座梨’，言座所珍也。”<sup>5</sup>由这位受人敬慕的秀异之士为诗集撰序，深获偓心，其诗有赞歌帝国和宣示佛性的特点。

墓志云：“丁丑岁，自南岳拜司空致仕。明年，沿汉北归，遇蒲华之难，退于邓州西界。”丁丑岁即后梁贞明三年，在衡山无碍居退休，时年七十四。可见孙偓并未坚守底线，而是接受了后梁朝廷授的闲职，便于久居南岳，食禄无忧。贞明四年沿汉江北归，当时北方的蒲州和华州正有战乱<sup>6</sup>，孙偓走到邓州西北的浙川县，暂住于寺院，不再前行。卧病月余，于贞明五年三月七日亡故，走到人生终点，春秋七十六。次子汉衡与长孙璨扶护灵柩东归，于十六日到达洛阳。四月廿四日，和亡故的郑氏在孙氏家族墓地举行合葬礼仪。墓志叙孙氏先茔说道：“文公撰五代祖墓志云：‘北据冈阜，南瞻城阙。’文公即孙逖，新表：‘逖，刑部侍郎、右庶子，谥曰文。’句载孙逖为其父孙嘉之撰《宗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sup>7</sup>，家庭保存先人谱系履历等档案资料以备查。

孙偓自初官至致仕，“扬历三十九任”，其位居宰辅前后的职位，国史有明确记录<sup>8</sup>，也见于墓志开首的冗长结衔。除了墓志刊载的部分之外，今天已经难以了解其繁冗的履历。

#### 四 夫人郑氏

郑姓是唐代著名士族世家，郑氏北祖是其祖先，父郑祐，载于新表<sup>9</sup>，系北祖七子胤伯的支裔。郑祐的叔祖郑路、叔父郑澥，亦载于新表<sup>10</sup>，谱牒清楚。由于郑氏父亲只是个县令，于是转述现任给事中的叔父，似乎借以光耀门庭，而其关键是表示孙偓本人和郑澥也是亲眷。郑氏墓志云：“偓与夕郎内大外，俱李氏姑臧房也。”

1 [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中华书局，2002年，第68页。

2 《新唐书》卷六三，《宰相下》：大顺二年正月“崔昭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福二年“六月，昭纬为尚书右仆射”。第1748、1749页。

3 《新唐书》卷六三，《宰相下》：乾宁三年“九月乙未，崔胤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光化三年“六月丁卯，崔胤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第1752、1754页。

4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远传》：“乾宁三年，转户部侍郎、博陵县男、食邑三百户，转兵部侍郎承旨。寻以本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天祐初，从昭宗东迁洛阳。罢相，守右仆射。”第4591页。

5 《新唐书》卷一八二，《崔远传》，第5364页。

6 据《旧五代史》卷九，《梁书九·末帝纪中》和《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当年有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晋王李存勖调发诸镇军队，齐集魏州，准备南下灭梁。与梁军血战于濮州等地，互有胜负，最终夺取濮阳的战事。

7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三，孙逖：《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北据冈阜，南瞻城阙，一以托州原之胜势，一以近庭闱之故居。”中华书局，1983年，第3183页。

8 《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下》：乾宁二年“十月，京兆尹孙偓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孙偓判户部制》，见[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五二，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47页）乾宁三年“五月，偓为兵部侍郎”。乾宁三年“七月，偓为中书侍郎”。乾宁三年九月“戊申，偓为门下侍郎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孙偓判度支兼诸道盐铁使制》，见[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五二，第248页）乾宁三年“十月壬子，偓兼礼部尚书，持节凤翔四面行营节度诸军都统、招讨、处置等使”。乾宁四年“正月丁亥，偓罢都统招讨使”。乾宁四年“二月乙亥，偓罢守礼部尚书”。第1752、1753页。

9 《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第3326页。

10 《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第3279页。

唐称给事中为夕郎，是说孙偃的祖母<sup>1</sup>和郑澥的祖母都是姑臧李氏，因此，孙偃和郑家，也是远亲啊。正是这层关系，孙偃非常仰慕冠带世家，亲属说媒，和郑氏成婚。

婚后郑氏敬上爱下，操劳家务，妇德母仪，作程垂范。随夫宦游四方，荣辱与共。以夫婿为社稷之臣而获国夫人之封，荣耀非常。可惜于乾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于长沙官舍，是孙偃废相后在此为地方官。由于中原持久战乱，道途阻隔，暂且葬于当地。“每申哀恻，如裂肝心”。在光化三年初，洛阳一带形势比较平稳之时，孙偃准备护柩回洛，因朝廷又命其官于荆州而难以成行。于是令次子“汉衡护丧先归”，于二月十四日礼葬于河南县杜郭村邙山之旧茔。唐代杜翟村位于今孟津县南石山村周围<sup>2</sup>，那么，前述孙氏家族的多方墓志均出土于此。孙偃墓志云：“前娶姑臧李氏，再郑氏，薨于长沙。”可见前妻早年辞世而最终没有合葬于一穴。郑氏墓志铭末句云：“共惜小雏，幸随归祔；魂兮归来，永保封树。”是说夫妇共同吝惜的小儿夭折了，也幸运地追随亡母安葬祖茔。

郑氏墓志书丹者夏侯映，其名见于新表，懿宗咸通年间宰相夏侯孜之曾孙<sup>3</sup>。洛阳一带晚唐五代墓志以楷书居多，书法一般比较拘谨刻板，少有美感，此志尚堪称端丽且稍显个性。

## 五 结 语

晚唐朝廷受制于跋扈强藩，天子失政，沉沦厄难。君臣深刻体味国势衰极，恐惧旦夕而亡。宰相身系天下安危百姓存亡，责任重大。颓势之下，孙偃得皇帝信任，于乾宁二年十月拜相，欲维护唐家利益，力挽颓局。忽于四年二月罢相，皆于行在华州。同时执政者徐彦若、陆希声、崔昭纬、李璣、崔胤、陆扆。王抟、朱朴等，与昭宗共体时艰而各有盘算，打击与倾轧互动，何来回天之力？在各支割据势力中，唯占据凤翔进驻长安的李茂贞所率强军，时时权制朝廷，压迫昭宗俯首。彼时朝廷与藩帅的角力中，宰相凡与之勾结者，罢黜后可仗势官复原职。凡与之对立者，都被搞掉。故孙偃执政年余，难以立事。为李璣等平反，已经惹怒军阀集团。乾宁四年正月，一心想摆脱藩帅控制返回长安的昭宗令孙偃率兵讨伐李茂贞打开局面，却为其同伙韩建阻挠而不行，并“令茂贞上章请雪”<sup>4</sup>。弱势皇帝开罪藩帅，大臣必然做替罪羊，于是导致孙偃立马下台，贬窜遐荒。

毫无疑问，是李茂贞等强恣方镇首领勾结朝中权宦胁迫昭宗下旨罢免。乾宁四年八月下颁的《孙偃南州司马制》云：“金紫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安乐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孙偃，夙通朝籍，累践华资。窃顾多岐，遽堕直道。秉弼谐之大政，附伎术之小人。罔畏公言，自为良策，处嫌疑而不愧，谓宠利之可安。而属我艰危，匪能匡救。顷因丕变，亦贷彝章，虽罢万机，尚分六职。是惟循省，俾息沸腾。观谏臣所上之章，陈取戾不已之状，则正卿之位，非尔宜居。将儆后来，遂投荒服，行当罪己，无或尤人。可贬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

1 孙景商撰其母亲《孙起夫人李氏墓志》云：“太君李氏，姑臧公后，代为鼎族。”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2 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并参见附图。

3 《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第3415页。

4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贞传》，第1739页。

仍令所在驰驿发遣。”<sup>1</sup>居然斥责孙偓不行正道，依附小人，无匡救之能，有暴虐之状。欲加之罪，患无辞乎？王室卑弱，孙偓生不逢时，难为明相。陡遭贬谪，仕途丕变，必然感慨人生。亡国前后，世家存废，必有隐忧之痛。在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中无可奈何之际，避世入山投心释道，静观时变逍遥晚年，也是明智之选。

唐中叶以后，中国近世社会形成，道教佛教也都逐渐展开了世俗化的进程，两教都标榜人人都可成仙成佛。从宫廷到民间，佛道双修的风气长期弥漫于中国社会<sup>2</sup>。士人往往具备宗教修养，孙偓投身自然中，既礼道受箓，栖心于道家养生以追求长寿，又参禅念经，向往寺院拜谒高僧以有无为幻泡。囿异于朱朴的迷惑道士许岩士而走火入魔。《新唐书·孙偓传》述其生平文辞甚简，然而对于他的人品德行却不惜笔墨：“偓性通简，不矫饰，尝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长形彼短、己清彰彼浊。’每对客，奴童相诟曳仆诸前，不之责，曰：‘若持怒心，即自挠矣。’”<sup>3</sup>与前引《北梦琐言》大同，显示了孙偓长期学佛习道而达到的思想修为得士人推崇。孙偓墓志赞誉其一生大节云：“而乃葆光用晦，体道安贞，直以全诚，未尝忤物。勇于为善，不好立名。天祐之后，大臣全名节寿终者一人而已。”执持善行，固守志节，为修养所臻完美结局。与昭宗、哀帝朝多数宰相被赐死或伏诛的末途，形成鲜明对比。

墓志叙孙偓善于吟咏且多产，一生集诗千首，惜已亡佚。《全唐诗》录诗四首<sup>4</sup>，《全五代诗》由上书采摭一首<sup>5</sup>。世不传孙偓之文，所撰短文《孙灏长女墓志》，为以往洛阳出土者。本文刊布的孙偓为亡妻所撰《郑氏墓志》，是新近出土的又一遗篇，情文相生，可一窥才彦文行。

已知出土的唐代墓志资料，咸通之后骤减，必然受制于汹涌乱离的天下大势。郑氏亡故在外，中原板荡，不能返乡。孙偓哀叹道：“实廿年以来，衣冠多难，归葬者稀。”为当时实况。就国内发现的五代墓志数量比较少的现象“也从一个视角凸显了五代时期天下分裂干戈不息，百姓的丧葬礼仪也失其秩序的非常状况”<sup>6</sup>。新发现的唐末光化三年的《郑氏墓志》和五代早期后梁贞明五年的《孙偓墓志》，以其完整的形态，显赫的人物和丰富的史料而引人关注，是冠冕望族中一对稀见的鸳鸯墓志。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1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五八，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84页。

2 杨子路：《从修行方法互补性看魏晋南北朝佛道双修现象》，《法音》2009年第5期，第29页。

3 《新唐书》卷一八三，《孙偓传》，第5386页。

4 《全唐诗》卷六八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7905页。

5 《全五代诗》卷一，巴蜀书社，1992年，第4页。

6 赵振华：《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序》，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第5页。